



第一章

“中国心”助学的起源（2008—2010）

第一节 在灾难中长出来的志愿者团队

“5·12”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身影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地处龙门山断裂带的大地瞬间地动山摇，使之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5·12”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14时28分04秒，地震烈度达到11度。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北至辽宁，东至上海，南至泰国、越南，西至巴基斯坦均有震感。

“5·12”汶川大地震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其中，极重灾区共10个县（市），较重灾区共41个县（市），一般灾区共186个县（市）。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5·12”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中华民族在最大的灾难面前总能自我觉醒，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无数人牵挂着灾区。在国家的号召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自我行动开始了，他们（她们）就是由人们自发组织的民间力量——志愿者。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来到四川参与救灾及灾后重建的志愿者有300多万，2008年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志愿者元年”。这一年书写了中国志愿者永恒的历史，更是谱写了无数壮阔的篇章，不仅为中国志愿者服务与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北川‘中国心’志愿者”便是这样的团队，从2008年5月进入北川至今，在北川的十年间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值得解读的篇章。从2008年5月26日第一批17名志愿者进入北川开始，一直到2017年冬天，来自全国的2000名志愿者参与北川志愿服务，为1000多名困境学生开展了陪伴活动，捐赠物资数万。“中国心”志愿者团队从1名全职人员发展到27名全职人员，他们（她们）从外省、外市把家搬到绵阳、迁到北川，他们（她们）成为了北川人，他们传递志愿者精神，传播社会工作服务理念，践行社会工作价值。他们（她们）用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激励自己：“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

如今，他们不仅砍下“石头”，还播种了希望！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志愿者、公益人、家长、学生、老师、学者等上百位人的口述，一起见证这个志愿者团队的十年风雨路。

网络生出来的志愿者团队

QQ群，在2008年是比较常用的网络工具之一，当“5·12”发生的那一刻，QQ群成为志愿者最为便捷的联络工具。有三位年轻人用QQ群干了一件事情，他们在中国青年志愿者QQ群里发出倡议，招募志愿者到灾区服务。在这之前，他们素不相识，“5·12”让他们凝聚在一起，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善举，会让这个团队在北川延续10年。

他们是来自重庆的王欣、西安的陈军和四川的曹鸱。

曹鸱：1988年出生，四川宜宾人，现从事通信技术行业。

当时情况比较特殊，“5·12”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西藏，只能通过媒体对灾情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对地震的严重程度并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想要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能帮一点是一点。”抱着这种的想法，我在网上联系了王欣，就这样开始了招募志愿者、筹备后勤物资的一系列志愿

行动，QQ 群也就这样应运而生。

以前我没有做过志愿者，当时从新闻上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捐款汇集四川，爱心的传递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被这种力量所感染，我想要去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回四川做一名救灾志愿者。（曹鹏）

陈军：今年 35 岁，陕西西安人，现从事文化旅游行业。

当时有两点原因让我决定去四川做一名志愿者，一是因为汶川地震是一次大灾难，想着自己也许能够帮助灾区人民做一点什么；二是因为当时我还年轻，没见过、没经历过的事情太多，想去看一看。当时网络也很发达了，于是我通过论坛、贴吧等方式，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QQ 群也就这样成立了。

这场灾难引发了更多人对灾区的关注，还有一位远在西藏拉萨和我一样关注自己家乡的绵阳人，他就是——高思发。

从西藏返乡的药材商人——高队

高队原名高思发，因为带队在北川，被誉为“高队”。提起地震时的经历，高队说他对当时的每一幕场景都印象深刻。

那时我在西藏参加一个招标会，会议期间，有个四川老乡打电话回家，他的家人说：“房子裂开了，瓦片掉下来了。”我们在旁边笑他：“你们家的房子质

量也太差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就是让整个中国都沸腾了的“5·12”汶川大地震。(高队)

一下午的时间里，高队和他身边的朋友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地震的残酷。直到晚上 7 点多从招标会的西藏山南回到拉萨时，他们一路上看到有很多人排着长队打电话，还有人对着手机大哭。那时他们才明白，家乡真的遭遇了一场大劫难。

高队是绵阳人，距离电视中多次提到的重灾区北川只有 60 多公里。每天看到电视中播报的关于灾区的消息，他心里非常焦急，却又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每天和同伴们一直守在电视机前关注四川、关注北川，边看边流泪。

悲痛之余，高队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能为家乡做些什么。5 月 15 日，当他看到《拉萨晚报》在录制“为四川加油”的公益歌曲时，他去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志愿服务。这次的经历尽管短暂，却点燃了他内心深处潜藏许久的一个想法：回去做志愿者，实实在在为家乡人民做一点小事情。在与家人简单商量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之后，高队立马购买了 5 月 21 日的火车票。(团队是在 5 月 25 日开始进入九

州体育馆，5 月 26 日到安州驾校)

就在他即将离开拉萨之前，在他的脑海中突然又冒出第二个想法：找一些“同路人”。他找到记者朋友帮忙，说：“如果还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回绵阳去做一些志愿者工作的话，那你就告诉我。”他没想到，他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回应，这个人叫曹鹏。曹鹏通过记者联系上高队，历史性的见面，改变了高队的一生，或许真没有人可以想得到，这就跟电视剧一样。

一个叫曹鹏的人，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那边有一个志愿者团队，通过 QQ 群组建而成，都想去当志愿者，找不到地方去哪里，我听完很激动地告诉他们，我订了 21 号回绵阳的火车票，可以帮忙找志愿者服务的地方，我们见面只用了五分钟就谈完这些事，而后立马去火车站购买了一起返回的火车票。(高队)

诞生在火车上的“QQ 群先遣队”

2008年5月21日，一趟由拉萨开往重庆的列车徐徐驶出青藏高原（从重庆再转回绵阳）。这辆几乎载满了四川人的列车成为一趟名副其实的返乡车。在车上可以见到很多来自擂鼓、绵竹等地震重灾区的四川汉子，一讲起家中的事，他们的眼睛就开始泛红。

在火车上看到的一切深深地触动了高队和他的同行者。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就到灾区，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灾区的人们提供帮助。尽管突然发生的天灾让各位志愿者情绪波动很大，但在当时，大家都敏锐地认识到要保持基本的理性和规则意识，而这也为“中国心”团队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于是在这之后高队与曹鹏一起在电话中与另外两位发起人进行了协商，确定了团队的名字和一些基本的规则。名字即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 QQ 群先遣队”（简称“QQ 群先遣队”），后来高队每一次提到这个名字还说比较土，不知道读者看见这个名字是不是也觉得土。

接近十年了，在火车上发生的事情，我也记不太清了。当时对于队伍名字，我们两个想了很多，后来老高说，既然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是从 QQ 上发起的，那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就叫做“QQ 群志愿者先遣队”吧。对于最初的管理制度，因为当时我也才 20 岁左右，不管是资历还是见识都还浅薄，基本上是老高在拟，拟好后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一起商量了一些细节问题，最开始的管理制度就是这样出来的。（曹鹏）

这支“志愿者 QQ 先遣队”开始认真而严肃地讨论，制定了八条相关的管理制度，直到形成了最重要的三条规则：

第一，志愿者必须服从团队的管理规定。

当时团队确立了三个领队，分别是重庆的王欣、西安的陈军、四川的曹鹏，我

成为联络人，就是帮忙联系地方政府。我们整个团队共有 17 人，那时没有想过还有第二批，因为都是想的做一周，10 天，只有我自己准备做两周，做完大家就撤，而这 17 人主要以退伍军人和医生为主。

大家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上难免会产生意见分歧，基于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表达权，所有志愿者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对于领队们来说，统一大家的意见并形成最终的决策，就需要较强的个人能力和个人魅力了。（高队）

第二，志愿者必须保持身体健康。

所谓助人的前提是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否则，不但不能出力做志愿服务，还可能成为需要别人来服务的对象。（高队）

第三，服务期间所有费用自付。

志愿者 AA 制提供服务的传统从 2008 年一直沿用至今。你过来的车费，你吃饭及住宿等各种花销都自己承担。你的服务过程要你自己去买单；你付出了，才会珍惜这次提供服务的机会。（高队）

这些理性的制度规定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提供更加合适的志愿服务，因为“情怀”不可以帮我们“做好”事情，但“规则”可以。

除了三条基本原则以外，当时志愿者的选拔还有一整套严格的筛选过程，“QQ 群先遣队”的几位负责人一致认为，在所有的筛选标准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是否认同整个团队的理念、愿景和想法。只有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是肯定的，他

才能获得以 AA 制的方式参与志愿服务的资格。

现在回想起来，高队仍然非常推崇当时的志愿者所秉持的“志愿者精神”。那是一种互助不求回报的精神，志愿者凭着自己的双手和知识，无偿帮助那些处于困难和危机中的人们，简单而纯粹。

这些年我看到了很多其他地方，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有基金会买单，有大本营，甚至每天还有补贴费……这种服务跟我们在 2008 年的那种服务，以及“中国心”坚持每年成长营志愿者自费服务的差距很大，初心不一样。但这里需要界定的是到底是志愿者服务还是专业服务，因为专业服务是全职工作者，涉及诸多成本，是需要有人为之买单。（高队）

QQ 先遣队队员到北川

出藏的两名志愿者高队与曹鹞，和西安的其中一位领队陈军协商，先在陕西下了火车，与西安的部分志愿者汇合。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另外一位发起人，从事旅游业的陈军，同时也见到了陆卫萍。大家一起商量后决定，高思发作为联络员先行入川，确定好整个团队的大本营地点，并负责协调在当地的各种关系。而后，志愿者团队的其他人员再来到震区汇合。

高队 5 月 23 日飞回成都，再回到绵阳家里，先看望了家人，在确认了家里人都很安全以后，立刻开始着手大本营的选址。在此期间，他除了考虑扎营地点的安全性以外，还重点关注在扎营地有多少潜在的服务对象。

高队在选点时，在指挥部认识了北川红十字的蔡凯，照他提供的一些信息，高队在朋友老四杜应双的帮助下去了陈家坝。经历了 5.1 级的余震，这里还有动物的尸臭味，陈家坝的上游更是有唐家山堰塞湖。综合衡量后，觉得此点有危险，遂作罢。

而后高队认识了原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纪委工作的王哥，王哥建议高队以北川安州驾校作为大本营地点，主要原因便是那里比较安全。



（“QQ先遣队”第一批队员17人，
此次合影有2人不在场：1位去办事情，另1位高队在指挥部）

在经过综合考量之后，5月25日，“QQ先遣队”的首批17名队员全部抵达绵阳抗震救灾指挥部对面的樊华大厦，进行了路线讨论。第二天通过指挥部的联系，派车送团队成员进驻安州驾校，搭建营地帐篷，团队的帐篷就在北川法院的帐篷旁边。对于这一段经历，让我们一起聆听来到北川的志愿者们怎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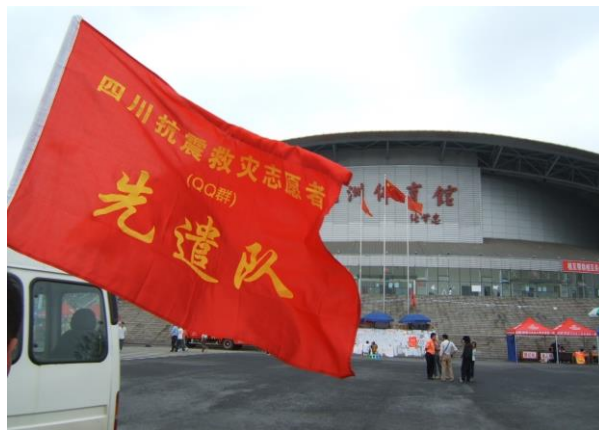
因为地震，宝成铁路不通行了，本来是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坐了29个小时，我带着一些救灾物资上了火车，到了成都，很感谢成都几位志愿者帮助，把物资送到了绵阳，然后我们一行人从绵阳到了北川。

当时是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感觉这样的场景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整个人都是懵的。随之而来的是内心的沉痛，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生命被掩埋在里面，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内心深处的一道仍旧不太愿意去倾诉的阴影。

（陈军）

我是当时的第一批志愿者，那时候还不叫“中国心”，叫“QQ群志愿者先遣队”，“中国心”是后来我们才命名的。我是通过网上搜索有没有志愿者组团去灾区做志愿者，一搜就搜到了“中国心”，然后就加入了。

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高强度、高烈度的地震，所以在地震发生后，从各个媒体和网上看到灾区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当时我就有一个愿望，作为一名医者，我想看看自己能否为灾区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对于那些在地震中被掩埋的重伤的灾民，我肯定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对于那些被安置的灾民或者受伤不重的灾民，他们肯定是缺医少药的，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肯定能够出一份力了。（陈出新，42岁，重庆人，医生）



在当时，安州驾校里已经安置了北川漩坪乡的1500多名受灾群众。由地震造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将漩坪乡的整个场镇都淹没了。尽管漩坪乡在地震中的伤亡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们却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只能居住在安置点中。漩坪乡也因此形成了地质灾害后全世界最大的堰塞湖。而初入安置点的志愿者们，主要

做的就是烧开水和发放物资。

所有的安置点都是刚刚建好，老百姓没有地方吃饭，烧开水是为了给他们泡方便面。烧水的过程中，我们也协助政府部门参与了救援物资的发放。

那么大的灾难，北川县政府工作人员伤亡惨重，幸存的公职人员的压力非常大，没有那么多精力关注受灾户的很多细节。我们志愿者可以在很多政府“看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社会有需求，才有志愿者存在。但志愿者和政府的分工不一样，政府做的是一些大事，志愿者是协助者的角色。在这里服务我们认识了社区的侯书记、王主任，到现在我们依然是好朋友。（高队）

在与受灾群众与村干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在灾区投放的所有帐篷都是没有纱窗的。5月末6月初正是蚊虫肆虐的季节，如果在帐篷里点蚊香，气味浓重且无法扩散出去。尤其安置点的村民对于自己的家——漩坪乡街道被水淹，以及家人遇难等情况仍有较重的情绪，于是经过讨论之后，团队成员决定，以AA制的方式购买纱窗，帮助村民阻隔帐篷以外的蚊虫，这样可以让他们睡眠质量变得好一点，而这次买纱窗，也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5月28日下午，我和另一位领队王欣去绵阳买纱窗。在绵阳城的上游，有一个堰塞湖准备泄洪了（“5·12”之后形成，世界地震灾后最大的堰塞湖）。这就意味着绵阳上百万的人需要撤离。下午三四点钟，整个绵阳城的大街上，商家都开始关店门。我们根本找不到愿意拉我们的出租车。整个绵阳城人心惶惶，很容易让人感慨生命的脆弱，在灾难面前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弱小无力。

当晚我住在安县，也就是现在的安州区，我和妻子走路遇见一个骑三轮车的人，

一路上骑得都很慌张，一边走一边说：“堰塞湖要泄洪，得赶快跑。”妻子忙着向单位电话咨询，得到的回复是：没有事情，堰塞湖即使要泄洪也需要有方向。现在想想，灾后的谣言真是可怕。（高队）

安州驾校安置点情况比较好一些，环境很快得到了改善，28号开始建灶，29号可以烧开水泡面，这已经是当时算好的生活环境了。指挥部对志愿者特别好，当安州驾校对面的餐厅开始营业，中午和晚上会给志愿者各发了一张餐票，每餐10元，可以凭此就餐。为此，志愿者团队开会时争论很大，有些人认为既然都发了餐票为什么不可以吃；还有人说，我们是志愿者，应该和老百姓一样的生活。最后的决定，吃与不吃不强求，但就是不能穿志愿者衣服出去吃饭，避免老百姓看见了有不良的情绪。

高佳音：哈尔滨人，公务员。

说说让我最有感触的是两件事吧。第一，我们当时到那里的时候，安州驾校安置点还在陆陆续续安置受灾群众。当时是安县人民法院在那里负责指挥，没给我们安排工作，我们就自发地帮人们烧开水，当时出了点意外事故，不小心把手给烫伤了，当时感觉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后来在安置点医疗站检查的时候医生说烫伤挺严重的，因为当时条件有限没有烫伤药，几经辗转，最终第二天从汶川那里送来了烫伤药，当时真的很感动，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团结，非常非常团结，那种力量！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人能互帮互助，那种迅速有效的沟通，感觉特别特别好。

第二，当时的蚊虫特别多，而且蚊子还很毒，叮到就有很大的包，当时团队决定集资买纱窗防蚊虫。当时我见到了一个小孩儿，被蚊虫叮咬得很厉害，都发炎流

脓了，家人束手无策，只能在帐篷里面苦恼，我见了很不是滋味，就把一些花露水、消炎药等拿去给孩子上药了。没过几天，遇到了孩子的母亲，她为了感谢我们，硬是塞给了我们一只土鸡，说啥都要给，因为在那个条件下，土鸡是一个对谁来说都是很奢侈的食物，当时特别感动，因为在大灾大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心灵互动是真正的触及内心的。(高佳音)

严欣：四川达州人，自由职业。

因为我是第一次去，之前也没做过志愿者，所以看到自己能做的事情都会去做。我和另外一位志愿者更多的是做心理辅导，去开解受灾的人们。有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认识了一个阿姨，在得知她的孙子因为地震被埋获救后送往外地治疗，至此失去了联系，我询问了阿姨孙子的名字，通过我的朋友将小孩的信息发到网上，经对比，成功为阿姨找到了她的孙子，并取得了联系，这件事情让我很受鼓舞的。(严欣)

QQ先遣队的“生死状”

“QQ志愿者先遣队”的成员在安州驾校一共服务了一个星期左右，尽管做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却也使团队的志愿者第一次接触到了灾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了解了灾区的状况。其实，那时反应的问题也很突出，碰到家有遇难亲属的灾民我们就很棘手，因为不懂得怎么去安慰他们，这时团队里的医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和驾校里面洛阳红十字的医生一样，每天都非常忙，因为来看病的老乡比较多，尤其是老人。

安州驾校作为“QQ 志愿者先遣队”救灾的第一站，在“中国心”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

这段记忆中最珍贵就是生死协议，因为谣言和余震，我们必须签订“志愿书”，每一个人的生与死，仅仅几位团队领队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5 月 26 日晚上是我们到的第一个晚上，这一晚我们开会讨论工作安排，还比较顺利。27 号晚上开会讨论工作与分配就有些不太平，志愿者与领队发生争吵，有极少数志愿者想自己做事情，不服从安排。这让我对志愿者的管理有了些看法。28 号在安装完纱窗后，晚上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签订协议，协议是由我拟定的。（高队）

其内容就是：

我志愿参与志愿者服务，在服务期间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均由自己承担，与团队无任何关系。

签订协议的晚上是 22 点过开始，妻子也来到我们的服务地点，安州驾校。

安静的夜，悄悄来临的余震，17 位志愿者开始签字，签字并不是那么顺利，有一位女性志愿者在余震后停下手中的笔，眼角流泪，因为她不知道在未来的几天志愿者工作里是否有危险，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父母。（高队）

转战任家坪（北川中学驻地）

从安州驾校转战任家坪，从临时落脚点到新的大本营，这是“中国心”团队依据本心而做出的又一个重大选择。在安州驾校只是做一些“小事情”，距离地震灾区还很远，志愿者内心的需求还是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一起协商在 5 月 30 日、31 日分两批去地震最严重的地方——北川中学所在地考察。

在安州驾校服务一周时间，我作为 17 人中年龄相对偏大的志愿者，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是志愿者对制度的遵守意识太差，第二是没有团队意识。因为是志愿服务，又是自费，管理是一个难题。在安州驾校志愿者吵架是常事，还差点打架，更有甚者有的志愿者还会喝酒。（高队）

地震之后，满目疮痍的四川迎来了太多的志愿者。当他们抱着这种“救灾民于困厄间的”愿望和想法来到北川，但真正进入安州驾校的灾民安置点之后，每天做的却只是“物资分发—烧开水—物资分发—烧开水”这样的事情。虽说这些事情也有其本身的意义，但和志愿者的心理预期还是相差很大。回想起当时的情况，高队认为，很多志愿者的心思都已经不在安置点了。

我们的大本营所在地漩坪乡，受灾的主要原因是被水淹了，灾情相对来说不严重。每天为灾民烧开水，是我们最开始提供的服务。很多志愿者的内心其实是抽离的，他们想去看一看其他的地方，找一些内心真正想做的事。（高队）

正是基于以上所说的原因，“QQ 先遣队”的志愿者们兵分两路去了任家坪及北川中学看下是否有什么需要，老县城当时已经封闭不让进入。他们想亲眼看一看在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他们想知道受灾群众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更想知道自己可以为这些灾民做些什么。

在北川中学里，旧楼房上还挂着孩子们的衣服，就好像里面还有人在午睡一样。那些被翻过来的垮塌的楼房，遍地散落着的撕裂的书本，一幕幕场景刺痛着志愿者的内心。在远处的楼房里有人来回走动，他们有的背着孩子们的书包，有的在焚烧孩子们的衣服，有的则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半天都没有动静……很多家长都不愿意离开。而在整个任家坪，扑面而来的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刺眼又刺鼻。

北川曲山镇任家坪村，是到曲山镇最大的村，有 1 000 多人，是北川中学的驻地。外边传言里面已经没有人了，当我们来到任家坪，看到了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收拾孩子的遗物，更多的还有一些村民在附近，尤其是一些老人。

5月30、31号，我们分为两批人去任家坪考察，任家坪是曲山镇北川中学所在地，那是最艰苦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外面传言没有人了。第一批志愿者是30号去的，回来以后很激动，说太需要我们去，于是第二批志愿者31号去了，我也是第二批去的。一路上手机没有信号，我们看到擂鼓山里和任家坪垮塌非常严重。最后我们去了北川中学，那是我第一次到北川中学。一般人内心稍微不够强硬的都受不住当时那个场面，你还能看到散落在地上的衣服，扑鼻而来的味道，两栋老宿舍楼的衣服却是那么整齐划一，就如孩子们还在里面午休，而且孩子们的父母亲在那里拿东西，整理焚烧衣物。（高队）

在北川中学和任家坪的经历带给志愿者们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在这里，他们直面了地震带给人们最惨痛的伤害。伤心之余，大家也坐在一起召开了团队会议，决定将大本营从安州驾校迁到任家坪。这一天是2008年5月31日，距离地震发生已经将近20天。

“那个地方需要我们，我们也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当时，“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正是抱着这种不太成熟的，甚至是因一时冲动而产生的想法来到了任家坪。在儿童节那天，他们最后一次为安置在安州驾校的孩子们烧了开水，第二天就正式进驻任家坪村。

到任家坪时，志愿者们带了不少的营养液和药品过去。这也源于当时“QQ先遣队”志愿者的要求：当时，先遣队对招募的第一批志愿者有硬性规定，每个人必须自带1000~1500元的药品。在来到灾区之前，志愿者在买药的时候会问：我是到灾区去的。医生就会开一些青霉素、感冒药之类的药品。此外，在安州驾校的时候，“QQ先遣队”还认识了洛阳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又为先遣队提供了一些营养液。因此，在那时，“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认为在药品储备上是十分充足的，而且据当时志愿者判断，药品也是灾民们最需要的东西，并无太大问题。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心”的老队员们会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我们发药、